

言

身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違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

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壓前足鼠後足鬼  
是獸也甚矣其愛蚤蚤巨虛也食得甘草必渴  
以遺蚤蚤巨虛蚤蚤巨虛見人將來必自壓以  
走壓非性之愛蚤蚤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壓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  
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  
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  
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  
功而肆行賞者亦亂之奉也夫禍亂之原

也

趙襄下見國於晉陽罷國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怨張孟談謂襄子曰  
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其何也襄子曰  
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  
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徙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二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不義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言為我言之君各犯言之文公之公曰嘻我豈忘其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令哉朕我以直說我以仁暴況我行明則我之為成人者三上賞防法以禮非數引我而至於賢之國昔以非數引我而至於賢之國昔以

忠義御難在許川居前  
感德之中有言又以為之次且干獨不聞乎死  
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  
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  
公其明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邊豆茵席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

何也其不欲吾友國乎對曰邊豆茵席所以官  
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  
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  
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  
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各民同之  
者有如白水就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不亦誣  
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

尤而勅之罪又甚焉日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伯曰言身之由身將隱安用文  
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安死不復見推從者  
隣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填失其所五蛇  
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前入其淵  
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  
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  
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  
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縣上山中而封之以

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問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及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其首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及其淵安寧其地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懼然曰子欲爵也請行且日之期子欲祿邪請命寡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

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不信施一人猶為一塊上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譏用田之詩而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及其子孫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  
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  
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  
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今將軍視之盡雞  
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  
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部

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談謂  
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  
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  
之可謂至危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綺縠廚  
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  
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  
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  
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  
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

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水談赴秦軍秦軍為期三  
十里亦會楚魏於秦軍遂罷水談死封其父  
為孝侯

秦魏言出而立其駿馬自汗求之見人已殺  
其馬乃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豈駿馬也謂之  
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  
人即以飲飲之酒殺馬者皆懲而去楚二年晉  
攻秦終公圍之晉特食馬肉焉相謂曰可以出  
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與晉盟公卒得以解

難勝晉復惠公以歸此德也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

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

滅有引妾衣者妾援絕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

祝王曰賜人酒使醉火燭滅亦何欲纓婦

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身人飲

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皆曰有餘人皆曰云其免

纓而上火卒盡燭而石三年晉與楚戰有一

臣常在前五合五退晉却卒得勝之莊王怖

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  
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弊夫禮王隱忍不  
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三也  
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纆  
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弊祭下有卧穢人不能動  
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自舍而饋之穢人再咽而  
能視宣孟問爾何為穢若此對曰臣官於絳歸

而糲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  
之壺飡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對曰向者食之而美且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  
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  
束與錢百去之舒君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  
伏士於房中君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  
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死及  
宣孟宣孟之而曰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  
宣孟曰子名為誰反是且對曰何以名為且是



夫桑下之也人也還闕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也死置患於萬人平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言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也者福也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隱於外不可不也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趙趙武夫公侯干城齊魯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也憂士平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

不肯欲殺之使一節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也士歸盎自追逐以待見賄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且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且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行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腹醉徒卒道出也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百孫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子主動心乃漆身變形  
吞炭更聲襄子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走於梁下  
駟馬驚不進襄子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  
子重其義不殺也反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  
繕宮襄子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之  
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  
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

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重廬中  
水漿水毋入口十有三月以禮豫讓讓自知逃自魏  
晉逐樂盈之命其家臣有散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知行而將殺之君曰命矣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對三世往者家者君之二  
世者主之事君以無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  
今臣三世於樂民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  
三世之見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六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博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良年少未官事韓韓被良家童三百人弟死大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六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牙曰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厚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如我之欲有所明有所說三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是也鮑子嘗與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靈曰將嗣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嘆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上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 丁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乃 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 以致趙盾獨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且

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遭賊趙盾在外君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妻白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胡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疾問韓厥  
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  
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  
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  
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  
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古趙尚有  
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  
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

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泣曰武諸  
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  
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  
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  
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  
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

子高者遠伯玉令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  
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遠伯玉曰  
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遠  
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  
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  
為卿

北郭駮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蘇金而  
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

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  
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  
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  
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死而退因  
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可追晏子及之國  
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大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  
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朝廷之吏親危臣於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



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而何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而歎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搥而刑之而使歎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歎以鞭撲織織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挾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梁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

說苑卷第七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勑月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勑之勑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修近理內政擬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  
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  
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  
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  
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  
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閣刺

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  
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  
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過誅賞  
過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  
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  
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今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  
必阢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  
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

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亡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君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暮合什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所受命行去聲有所不受也

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為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欲也不以道導之則吾

誰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如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寤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

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

史鮪曰中死者不可生也此者不可獨也故曰

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

司馬為務少馬兩國有難二軍相營司馬親抱

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

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

見公以二十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

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日天脩教一年而有扈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  
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  
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人之谷桓公曰  
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  
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嘗聞陳之臣故玄囿特  
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者曰牛不能生馬  
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  
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

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  
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收人之駒  
者子若不見累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  
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  
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  
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  
上有道是人之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

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唐殺不事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徒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凌遲久安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放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興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夫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媿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府庫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



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吏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出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立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立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立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

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  
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  
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  
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  
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  
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  
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  
其君外鄆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  
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  
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  
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黃茂汝貝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  
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  
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  
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  
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擇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  
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不日有事乃載裨諶  
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出口馮簡子斷之使公孫  
擇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子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曰信  
曰敢董安子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  
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子曰此  
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  
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我為之奈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  
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  
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賤宓  
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  
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枝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  
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立所以  
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  
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  
其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  
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  
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  
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  
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  
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果食者魴也其  
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  
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  
者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  
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  
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  
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  
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  
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

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  
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復而行之是學得明也  
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  
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  
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問子賤  
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也斯焉  
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

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  
而治東阿三年不治呂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  
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  
阿也晏子對曰前且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  
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常此之時民無飢  
者而君反以罪臣今日後之治東阿也屬託行  
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使事左右陂池之  
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  
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士之

路再拜便辭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  
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  
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在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在母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今口如耳

其父有功而掠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筴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



責禮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  
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  
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  
聖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  
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太  
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  
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  
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  
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進則善  
無由入矣後稷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稷  
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柳心桓公曰與民共甘  
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  
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

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藥  
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  
乎文公曰善我說之藥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  
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  
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  
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  
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政  
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  
惜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  
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  
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  
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  
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

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  
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百善  
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下如伯禽伯禽  
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  
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親後親先義後  
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擇及五世  
三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

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  
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三迹者仁厚也齊有  
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  
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  
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  
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  
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  
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

首於門而求買馬內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罪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說苑卷第七

說苑卷第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  
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  
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  
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  
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舟霸王者託於

賢伊君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  
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  
僕庸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  
也猶大匠之為官室也量小大而知林木矣此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  
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  
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  
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  
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

然有功譬其... 且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相天而欲發之雷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  
仇中... 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亂暴  
奪強劫弱商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然  
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隲朋實廷有無寧威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夷狄卒成齊霸以尊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  
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

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  
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虜  
及由余據有雍州據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  
并異州揚威子鷄及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戎不順人心而取禍於臣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釋謔也叔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是合中國國文安寧二十餘年  
無強楚之患六國有晉國廢公為之終夜  
下國之人有子孫曰魯為之則庶不為也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大宋肅公不用公子目  
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乃負霸之諫敗死於  
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而親  
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不  
慎也國家昏亂而良日見魯國大亂季攻之  
真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  
憂行政二十二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  
北魯一不勝其忠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故傳曰

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  
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  
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  
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  
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  
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矣何  
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其  
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  
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趨死而救之

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  
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  
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  
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  
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自  
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勝臣也湯立  
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  
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



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季之政  
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  
以國司馬喜隴脚於宋而宰相中山范睢折脅  
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  
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  
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絲絲之葛葛於  
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締紵良工不得枯死於  
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  
於中野譬猶絲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  
竇咸擊于牛角而商歌相公聞而舉之跪龍跪石  
而登唯孔子為之下直堯舜相是不違棄陰文  
子舉大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  
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  
非必累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  
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鹿之尾而知其  
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

則百節知矣由北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匡罷之宮威王  
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果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  
尿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

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死不葬為天  
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  
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  
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  
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  
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  
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

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戾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行車馬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閔王於莒燕按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云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云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如走  
而求速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  
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况當  
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  
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  
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  
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叔兄而立善仁義也將  
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與馳於邑中非恭儉  
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閭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  
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  
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  
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  
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且白屋之士所下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主

皆至晏子所與同交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

問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上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

之戰又有士曰士解子主將殺之出土走晉晉  
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  
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累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  
亡之中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  
毋取拊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

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盡  
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感應順然  
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  
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  
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  
仁而後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捋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

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  
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  
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  
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  
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  
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相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  
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相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  
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論而下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  
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蕩蕩言博謀也相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  
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  
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  
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  
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  
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  
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  
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

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容  
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  
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  
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  
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容千人者  
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



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  
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  
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主耳  
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驩駟騶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鹿而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  
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  
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  
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  
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  
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

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  
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糴不  
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楮  
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  
婦人搃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遂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  
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玉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  
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鮒去衛靈公郟  
會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鮒之入也而後入臣是  
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下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問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  
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寡爲貴而無不消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  
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  
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子遇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  
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

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  
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  
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  
父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  
君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不子方以行得而文之  
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  
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  
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  
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  
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  
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  
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  
烏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  
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  
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  
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  
為死文侯援綬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

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備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也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相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

之大道謹聞命矣

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取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止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觀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  
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  
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  
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  
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  
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

齊相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相  
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相公曰何故管仲對曰

貧不能使富相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  
治相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相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相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  
亦無害於霸也相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  
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相公曰善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諸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子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

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士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難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

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于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  
之琴一何張也賈于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  
悲耳為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  
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艱然作色不悅曰先生

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  
也臣笑八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盞飯一壺酒三鮓  
魚祝曰蟹塊者宜未滂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  
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  
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車馬百乘與平諸  
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  
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  
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



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  
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眡子將楚發以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  
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  
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  
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眡子將楚發  
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司馬益王車馬九乘僅得免耳至不害三北面